

有一种乡情叫麻雀

□孔祥秋

说到鸟，人们总是会忽略麻雀。近日翻看几本关于鸟类的摄影集，只在一本的最后看到一张小小的麻雀照片。看来麻雀是入不了大多爱鸟人的法眼的，至少不在重要的位置。

麻雀长得烟火缭绕，声声鸣叫都是方言土语。想一想在众多小鸟当中，能和鸡鸭混在一起，很有些放肆地在院子里溜达来溜达去的，也只有麻雀了。

调皮归调皮，终究还是懂得分寸的，麻雀很少溜进屋内捣乱，偶尔站在窗棂上，探头探脑地向里张望一番，又刺棱一下飞走了，活脱脱就是野气的乡下孩子。当然，对于厨房麻雀就不这么守规矩了，常常从门缝里溜进去，锅台边、饭桌下，啄食饭渣菜叶什么的。若有人开门进来了，倒对它不嫌弃。那时候乡下孩子放学回来，哪个不是先跑进厨房捧起一个窝头，然后一边啃一边蹦蹦跳跳地跑到胡同里玩耍去。

饿了，哪还有那么多家法？

谷田里，晒麦场上，麻雀总是惹了这家大叔、那家大婶生气。骂也骂了，撵也撵了，大家却从来不真恼。回到家坐门槛上，看着不远处几只麻雀，原本要塞进嘴里的最后一块干粮，还是慢慢在手里捻碎了，撒了出去。

乡下人就是这样，骂是骂，爱是爱，看似是一种相悖的理，却是相通的情。记得那年夏天和小伙伴一起去偷瓜，被二大爷一手提着一个抓回瓜棚的时候，实在是害怕了。没想到二大爷拖了半片凉席过来，然后又摘了两个大甜瓜，对我们说：“你们俩今天老实地吃着瓜给我看瓜地，要是不好好看，我回家把你们偷瓜的事给你们爹说，让他们把你们的腿打成两半。”

二大爷的话，让我们在那半片凉席上安安稳稳坐了一下午。毕竟父亲的巴掌挥下来，会让屁股火辣辣地疼。乡下的男孩子大都挨过父亲巴掌的吧？谁没有过横冲直撞的年纪。

前年回老家，在村口遇到二大爷，我和他聊闲话：

“大爷，现在还种瓜不？”二大爷摸了摸自己满头的白发，说：“要不是年纪不行了，我倒真愿意去种瓜。”“不怕我们去偷啊？”我说。“哈哈。”二大爷笑了，说，“谁家的瓜地要是没被孩子偷过，那是他家为人不行。”

一种幸福是看孩子在田地里撒野，一种幸福是看麻雀在院里起落。乡下人待麻雀，就如同看待孩子。

早些年村子里，谁家没有三窝五窝的麻雀呢！没有麻雀叽叽喳喳的院子，多么没有生趣，似乎也不是生活。

鸡鸣狗叫麻雀跳，才是人丁兴旺好人家。

在我老家，有一种说法是五月端午养的麻雀会“花叫”。意思是说这天的小麻雀，养大后可以和画眉一样叫得婉转动听。当然，说是要太阳没出来之前，把小麻雀从窝里掏出来才行。现在想一想，应该是说小麻雀要接受第一缕阳光的照耀，那嗓子才能发出七彩之音。

那年端午，我将梯子搭上房檐。当我将那只小麻雀托在手里的时候，那肉肉软软的小身子、那细细长长的脖子、那张着的嫩黄的小嘴、那一直抖动的小翅膀，实在让我不忍心把它拿下来。犹豫了一下，我又把小麻雀重新放回了窝里。

那是我第一次掏鸟窝，也是最后一次。要什么鸟的花叫呢，这直腔直嗓不正是村里人最习惯的调门吗？

和许多的乡下孩子一样，我躺在襁褓中时首先看到的是房梁上的燕子窝。然而，这最早认识的燕子，让我在情感上有所疏离，正是因为那叽叽啾啾的江南腔调。这“堂前燕”春来秋去只是客，待客才有客气，才有礼道。麻雀是家人一样的亲情，也就没有登堂入室的待遇。不谈贫穷，不论富贵，一句叽叽说春夏，一句喳喳说秋冬，四季的家常说在窗前，说在门楣，说在院墙，说在那细长的晾衣绳上。

麻雀，唯一被叫作家雀的小鸟，人们默认了这份心底的亲情。

现在出门，常常遇见麻雀。我在他乡，它们也在他乡？不是的，见了麻雀就有了庄稼地的味道，就有了置身于院落的恍惚。可叹的是，那嫌弃我像嫌弃麻雀一样的人，一个一个都已经老了。

有一种乡音叫麻雀的叽叽喳喳，有一种乡愁叫麻雀的起起落落。遇了，其实就是在故乡。



麦子在歌唱

□孙爱勋

一场院麦子，薄薄地摊晒着。这些麦子来自小地块，大地块的麦子都被联合收割机收下，大卡车拉走了，小地块用不开大机械，父亲用“推子”推倒，一捆捆拉到场院里。

正午的太阳很毒，热辣辣的光线在空气里蒸腾，田野里滋滋冒着热气，场院里的麦子发出细微的哗哗剥剥声，像柔和细腻的催眠曲。

父亲戴着斗笠，用木杈翻动麦子，麦子刷一声翻个儿，喘口气，又开始窸窣窸窣地歌唱，声音很小，但很动听，一曲丰收的颂歌。

父亲的脸上开始冒汗，开始有汗珠从额头上滚落，落下的汗珠在麦穗上开了花，昙花一现，花儿晶莹剔透，在阳光下闪烁着一道耀眼的亮光。往常，父亲脖颈上会搭一条毛巾，时不时撩起来擦把汗。今天，他忘记了，只顾听麦子歌唱，把天边涌来的热浪遗落在场院里。

细微的风吹来的时候，麦子是欢快的，场院里响起扑簌簌的开裂声，犹如落叶轻轻扫着地面；父亲也是高兴的，他坐在一捆麦子上，迎着微风，看着满场的麦子笑。

七星瓢虫，又叫花媳妇，正从火热的麦子下面爬出来，展翅飞起，落在父亲的斗笠上。父亲一手托着斗笠，一手用袖子抹汗。父亲想，再翻一遍，就回家喝茶。

花媳妇在斗笠上爬一会，又飞来一只花媳妇，父亲看看，又笑，他想起过去捉了花媳妇，放在空火柴盒里，逗孩子玩。放了，又捉住，捉了，又放，玩着玩着，嗖一下飞走了，留下孩子一脸的懵懂。

麦子的歌声愈来愈小，近乎于无，父亲知道，又该翻场了。他拿起木杈，从边上开始，一杈杈翻过去，麦子散逸着微甜的清香，这种香是独特的，是大地血脉和农民汗水孕育出来的，是太阳和月亮交替孵化出来的。

父亲的腰身略显佝偻，但却透着不服输的倔强。今年的收成比往年好，麦子产量高，拿父亲的话说，今年麦子管打。

父亲一杈杈翻到头，坐在麦子上休息，他双手托着斗笠，轻轻扇着细风，仔细听麦子歌唱。父亲听惯了麦子的歌唱，他知道什么时候翻场，什么时候打场，什么时候麦入粮仓。

其实庄稼人都懂得麦子的歌唱，它们用声音告诉你，麦子干湿饱秕。

麦子的歌声里有热度，也有湿度，都是欢快的；父亲的汗水，无论擦了去，还是滴下来，内心也是欢快的。父亲听到麦子歌唱，就知道今年又是丰收年。

家乡的青云湖

□于金元

白云在蓝天，放飞的
鸟鸣
递出一圈圈
涟漪

小路，纵的牵手斜的
在脚下纵横
小草伸展无数双手，捧着
湖的呼吸

绿叶看着绿叶
花香含着花香
风在湖水的褶皱里
是湖的柔柔的触须

手不小心触了湖水
打乱了自己
在这儿，只需学着
绿叶或鸟鸣

贴近湖水，看
生动的万物
可以近距离地，看到
天空

